

网络欺负及传统欺负 (综述)*

孟月海^{1,2} 朱莉琪¹

(¹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²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通信作者 E-mail: zhujq@psych.ac.cn)

【关键词】 网络欺负; 传统欺负; 比较

中图分类号: C 9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729 (2010) 011-0880-05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0.11.022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通信工具的发展, 欺负行为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 即网络欺负 (cyberbullying)。网络欺负现象造成的危害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投入到对网络欺负的研究中。国内有人总结了青少年网络欺负的问题及防范^[1], 但是对当前网络欺负的研究现状很少涉及。本文介绍目前研究中提到的网络欺负的概念和方式, 并将网络欺负与传统欺负进行比较, 以期对网络欺负的进一步研究和干预提供依据。

1 网络欺负的概念

欺负是攻击行为的一种, 传统的欺负定义为系统的、长期地对一个或多个个体实施身体或者心理的伤害^[2]。传统欺负包括直接欺负和间接欺负, 其中直接欺负是用明显公开的方式, 以肢体或言语形式攻击被欺负者; 间接欺负是指以比较不易发现的方式进行, 如孤立、排挤, 或者说闲话等, 或是牵涉到利用个人的社会地位去牵制或改变其他人对某人的看法^[1]。欺负是学校中经常发生的事件, 有研究调查了 6~10 年级的在校学生, 发现有 29.9% 的人报告称自己偶尔或者经常参与到欺负活动中^[3]。

随着互联网和电子通信工具的发展, 以及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些工具, 出现了一种新的欺负形式, 即网络欺负 (cyberbullying)。Smith 等认为网络欺负是指个体或者群体使用电子信息交流方式, 多次重复性地伤害不容易保护自己的个体的攻击行为^[4]。Patchin 等认为网络欺负是指利用电子文本作为中介有意和重复性地伤害他人^[5]。Belsey 认为: 网络欺负是指个人或群体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如电子邮件、手机、即时短

信、个人网站和网上个人投票网站有意、重复地实施旨在伤害他人的恶意行为^[6]。Beale 等认为网络欺负可以称之为电子欺负, 是一种新的欺负方式, 包括使用电子邮件, 即时短信息, 网页, 投票和聊天室来蓄意对抗或者恐吓他人^[7]。这些定义都说明了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一样, 都是一种有意的攻击行为, 都会重复的实施, 一两次攻击行为我们可以看成人的一种正常反应, 不把它当做个体一种稳定的欺负行为。不同的是欺负的方式不一样, 网络欺负主要是使用信息传播技术, 这种欺负的形式由于其隐蔽性和匿名性, 不容易察觉, 可是它对人的健康发展也会有很大伤害。

2 网络欺负的研究现状

2.1 网络欺负发生的普遍性

以往调查显示, 6%~42% 的人有网络欺负经验^[8,9]。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日本等地都有网络欺负行为的发生^[8-11]。随着时间的发展, 网络欺负行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 2005 年 Beran 和 Li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了 432 名加拿大 7~9 年级的学生, 发现 21% 的人经历过多次网络欺负, 3% 的人承认参与到网络欺负中^[10]。2007 年, Li Qing 调查了 177 名加拿大的 7 年级学生发现, 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受到过网络欺负, 15% 的人利用电子交流工具欺负过别人^[9]。网络欺负在青少年和成人身上都有发生, 但目前对网络欺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 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处于青春期, 情绪不稳定, 容易发生网络欺负行为; 另一方面是青少年的网络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需要以研究为支撑对青少年的

* 基金项目: 973 项目“攻击与亲和行为的机理和异常—多学科多层次交叉研究”(2010-2015) (2010CB8339004)

网络欺负行为进行有效干预。

2.2 网络欺负形式的多样性

网络欺负主要是通过电脑或移动电话作为媒介来发生的。网络欺负按照其载体可分为文本通信欺负(如手机短信等)、图像传播和录像片段欺负、电子邮件欺负、手机通话欺负、网络即时通信如QQ等进行欺负、通过个人空间的欺负^[11]、聊天室欺负^[12]等。

不同的网络欺负方式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不同。Raskauskas等使用自我报告问卷调查了339名7~9年級的青少年,问卷采用5点量表,看被试在最近6个月内发生网络欺负的频率以及方式,结果发现,文本通信是网络欺负发生的主要方式,欺负者也更多地倾向于使用文本通信^[13]。Kowalski和Linber同样采用自编的问卷,调查6~8年級的3767名青少年最近一两个月发生网络欺负的情况,发现网络即时通信、聊天室、网页和邮件是网络欺负中经常使用的方式^[14]。Juvonen和Gross通过网上调查了1454名12~17岁青少年,发现网络即时通信是网络欺负发生的主要方式^[15]。Sbnje和Smith调查了360名12~20岁的青少年,发现邮件是网络欺负行为发生最常见的形式,而照片录像欺负对被欺负者的影响最大,可能是因为照片录像指向个体具体和明确,让被欺负者处境十分尴尬。邮件和文本通信比传统的欺负行为危害小,这可能是因为更个人化,并且被欺负者不知道欺负者是谁,也可能是因为邮件使用频率较低^[16]。

Smith等将网络欺负发生的载体区分为7种:文本通信,照片或者录像,电话、邮件、聊天室、即时信息、网页,并使用匿名的问卷调查方法对533名7~16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电话、文本通信和即时信息是最常见的欺负方式,手机和录像则较为罕见,却有更多的消极影响^[4]。

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以文字信息为载体如文本通信、邮件、即时短信息等是网络欺负中采用最多的方式,但是危害性比较小;直观具体的网络欺负方式如图片、录像等方式虽然发生频率比较低,但是对人的危害较大。

3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的比较

3.1 概述

欺负行为四种主要的类型是:言语欺负、身体欺负、关系欺负和网络欺负^[17]。一般而言,传统欺负是指前三种^[4]。有人区分了网络欺负行为和传统欺负行为的不同。一是被欺负者避开欺负的可能性减少。传统欺负行为中,被欺负者可以通过避免接触来

逃过欺负,如躲在家里;但是网络欺负使被欺负者不能躲开,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到短信或者邮件。二是知道欺负事件发生的人数增多^[16]。在传统欺负行为中,如果欺负行为发生在操场上或者教室,只有有限的人看到;但是网络欺负通过传播侮辱性的照片或者录像,整个网络的人都能够看到。三是因为使用电子设备,比如手机或者网络进行欺负,使得网络欺负是不可视的,交流也不是面对面的,这种不同使得网络欺负行为具有匿名性,这使得欺负者消除了对被欺负者的同情、悔恨^[18]。四是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发生的场所不相同,网络欺负更多发生在学校外。五是和传统欺负行为不同,网络欺负通常被视为一种“乐趣”,发生网络欺负行为是觉得“无聊”,是为了“好玩”^[4,13]。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都会对人造成一定的伤害。传统的欺负行为对人造成的危害可以持续很多年^[17],对欺侮者和受欺侮者的心身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对于欺侮者而言,学龄期间的攻击性行为如果得不到矫正,将成为成年后稳定的行为特征,容易走上犯罪道路。对于受欺侮者而言,短时期内会表现出恐慌、抑郁、焦虑、失眠、做噩梦、注意力不集中、反复回忆受欺侮事件、不愿上学等后果。更重要的是,受欺侮者的自尊心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影响将持续终生。长期受欺负的儿童甚至容易出现自杀倾向^[19]。网络欺负会让青少年感到愤怒、沮丧或者压力^[12]。对于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而言,有些人不受网络欺负的影响,但是多数人会表现为生气,伤心,害怕,受挫等,甚至会导致自杀^[8]。Didden等研究有智力和发展障碍的学生,发现网络欺负和自尊、沮丧有显著相关^[20]。不管是传统欺负还是网络欺负,都对入有一定的危害性,这需要引起社会、学校和家高度重视。

3.2 人口学差异

3.2.1 参与欺负人群的特点

和传统欺负行为相同,网络欺负中参与欺负的主要角色是欺负者和被欺负者^[2,22]。欺负者是指伤害他人的人,被欺负者是指被伤害的人。有些人有时是欺负者,有时是被欺负。

3.2.1.1 欺负者

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行为中,欺负者的特点都是从伤害他人中感到满足,需要证明和表达自己有权威性。他们一般喜欢破坏学校规章制度,都在以体罚为主要管教方式的家庭中长大^[2],存在药物滥用、酗酒等问题^[18,22]。传统欺负中欺负者和父母关系存在

问题^[23]。Ybarra等对 1501名 10~17岁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亲子关系和儿童是否有网络欺负行为有关,自我报告亲子关系较差的被试有较多的网络欺负行为^[18]。但也有研究发现,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在现实中却被评价为聪明,与同学关系良好等^[23]。传统欺负和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在行为、与父母关系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由于其欺负行为的外显性,其问题也有一定的外显性;而在网络欺负中,由于网络具有匿名性,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的问题也有一定的隐性。

3.2.1.2 被欺负者

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一般学业较差,有行为问题,被社会孤立,朋友很少,在班级人缘差^[2]。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有社会-心理调节问题,如出现抑郁症状和行为问题,有较低自尊心和强烈的不安全感等^[18]。他们都来自于父母过度保护的的家庭,这种过度保护使得他们没有学会对欺负的应对能力^[2]。和传统欺负行为一样,网络欺负对被欺负者的心理和情绪有消极影响^[12]。

在面对欺负时,很多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一般会寻求帮助,网络欺负中很多被欺负者不告诉他人^[4]或者选择告诉自己的好朋友^[16]。Smith等在对 92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发现,在网络欺负中,43.7%的人不告诉他人,在选择告诉的 56.3%的人中,26.8%的人选择告诉自己的朋友,15.3%的人告诉自己父母,8.3%的人选择告诉老师或其他成人,1.4%的人选择告诉其他人。而在传统欺负中,选择告诉他人的有 70.2%^[4]。Li Qing通过问卷调查了 177名七年级的学生,发现只有 34.1%的学生选择告诉成年人,大多数人受到网络欺负或者知道别人受到网络欺负时,选择沉默^[9]。

此外,传统欺负和网络欺负中被欺负者的比例变化趋势也有所不同,随着时间的发展,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比例逐渐减少,而网络欺负中被欺负者比例逐渐增大。如,一项对青少年的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的对比研究中发现,1年以前受到传统欺负的人为 25%,而最近一学期受到传统欺负的个体的数量降低到 19.4%;但是在网络欺负中,1年以前被欺负者的比例为 3.1%,而本学期受到网络欺负的比例为 10.4%^[4]。

3.2.1.3 参与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角色之间的联系

Ybarra等调查发现,经常在家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比少使用网络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而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为了寻找心理平衡,减少在现实

中报复的危险性,往往成为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18]。Raskauskas等调查 84名 13~18岁的美国青少年,让他们自我报告经历过不同形式的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其中网络欺负包括文本信息、网页或者聊天室、未经允许发别人照片或者下载别人照片,结果发现在过去的 1年中,有 49%是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71%是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21%是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64%是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很多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和欺负者,在网络欺负中也扮演同样的角色^[13]。可能由于其调查人数太少,没有证实 Ybarra和 Mitchell认为的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是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Smith等对 533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和 Raskauskas等调查有一致的地方,即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和被欺负者与传统欺负中的角色一致,但是和 Raskauskas等的结果不同的是,他们发现很多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欺负者并不是网络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欺负者,这是因为网络欺负比传统欺负发生的频率少。同时,Smith等也发现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和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有一定的关系,这和 Ybarra等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4]。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网络欺负中欺负者和被欺负者,和传统欺负中欺负者和被欺负者相对应。传统欺负中的被欺负者是否是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可能和调查样本的数量有关系,但是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中的欺负者和被欺负者的角色是否一致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2.2 性别差异

很多研究发现传统欺负行为存在着性别差异。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欺负行为^[24-25],男女在欺负行为的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即,男孩更有可能采取手打脚踢等直接的欺负形式,而女孩更倾向于采取关系欺负的形式,如把一些人排斥在团体之外,或散布谣言攻击他人等^[26]。即使是 3~5岁的学前儿童,女孩也更容易受到关系欺负,男孩更容易受到身体欺负^[27]。国内张文新等研究也表明,男孩外部攻击得分显著高于女孩^[28]。网络欺负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结果不一致。Ybarra等采用电话调查的方式发现网络欺负中的欺负者和被欺负者都没有性别差异^[18]。Li Qing采用问卷调查法,用 15个题目询问 7~9年级学生和网络欺负有关的经历,发现被欺负者没有性别差异,但是作为欺负者的男性比女性多 2倍^[29]。采用同样的问卷,Li Qing调查 7年级学生的网络欺负,发现多数网络欺负的被欺负者是女生,但是欺负者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9]。Smith在他的一个研究中^[4],将网络欺负分为 7类,即文本通信欺负、照片/录像欺负、

电话欺负、邮件欺负、聊天室欺负、即时短信息欺负、网页欺负。还把网络欺负的场所划分为学校内和学校外,调查 11~16 岁的青少年曾经受到的网络欺负,发现在学校内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网络欺负。女孩和男孩相比,不管是在学校内外,都更多受到电话欺负;在学校外,女孩更多受到文本通信欺负。以上研究对网络欺负的调查不是很全面,有的只是调查一个或者几个网络欺负形式;在调查的时间限定上(比如 1 周几次或者 1 个月几次或者目前为止碰到过几次)也不一致,所以对于性别在网络欺负中是否有差异结果不一致。

传统欺负行为中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网络欺负在一些方面如非面对面性类似于传统欺负中的间接欺负,因此应该女性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但是一般男性比女性能更好地应用电子信息技术,男性可能会比女性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目前对于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不一致,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研究调查对象的年龄和数量不一致,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前网络欺负的调查问卷不统一,网络欺负的方式的分类不明确造成的。

3.2.3 年龄差异

传统欺负行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欺负方式发生变化,欺负发生的频率也减少^[30-32],欺负的形式由直接欺负逐渐向间接欺负转变^[22]。

网络欺负有可能和传统欺负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的频率越来越低;但是也有可能因为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更频繁地使用手机或者网络,青少年的网络欺负有增长的趋势^[16]。Ybarra 等对频繁使用网络的 1501 名 10~17 岁的青少年进行电话调查,结果发现,年龄较大(>15 岁)的青少年比较小(10~14 岁)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网络欺负行为^[18]。Smith 等在研究 1 中对 92 名 11~16 岁的青少年进行调查,没有发现年龄和网络欺负的关系;在研究 2 中,对同样年龄的 533 名青少年进行调查,发现因为样本量的增大,年龄较大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对他人进行网络欺负。年龄小(11~13 岁)的青少年认为邮件欺负是比较常见的网络欺负形式,但是年龄更大(14~16 岁)的青少年却认为即时短信息欺负比较常见^[4]。但是 Didden 等研究有智力和发展缺陷的 114 名 12~19 岁的青少年,却没有发现网络欺负和年龄的关系^[20]。Sbnj 等调查了 360 名 12~20 岁的青少年,也没有发现网络欺负和年龄的关系^[16]。上述研究年龄跨度较小,采用的样本量也不相同,被试的选取也有区别,因此,网络欺负随着年龄发展如何变化,仍

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4 小结与展望

网络欺负是一种研究欺负的全新领域,这种行为怎样依托电子信息工具发生仍然需要继续研究^[9]。在已有研究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首先,网络欺负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问卷调查法,有纸笔调查,网上调查和电话调查^[4,9,18,29],调查时一般要求匿名性,这种研究方法简单快捷,但是缺乏对项目的信度和效度的检验。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借鉴对传统欺负研究的方法,比如采用内隐测试方法等。再次,在网络欺负的研究中,对网络欺负和传统欺负的联系,网络欺负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网络欺负随着年龄增长的变化都没有明确定论,这主要是因为将网络欺负单纯按照发生媒介分为不同的方式,没有按照其性质特点分类,这使得网络欺负研究中有很大的局限,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按照网络欺负的特点进行分类,比如可以参考传统欺负的分类方法,将网络欺负分为直接网络欺负和间接网络欺负等。

最后,在基于权威取向的中国文化下,对欺负行为可能更容易采取回避的态度;而在基于天赋人权理念的西方文化中,对欺负行为可能更容易采取反击的态度。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使得个体对欺负的认识以及欺负对个体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不同^[33]。因此,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出的网络欺负的结论不一定完全适合于中国文化。目前国内仅有的对网络欺负的研究性文献,而网络欺负的事实性危害已经存在,那么,在中国背景下研究网络欺负现象发生、发展和干预,就很有必要了。

参考文献

- [1] 李静. 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与防范对策[J]. 中国青年研究, 2009, 8: 25-28.
- [2] Dimanduros T, Downs E, Jenkins SJ. The role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in the assessment,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cyberbullying [J]. Psychol schools, 2008, 45 (8): 693-704.
- [3] Nansel TR, Overpeck M, Pilla RS, et al.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J]. JAMA, 2001, 285: 2094-2100.
- [4] Smith PK, Mahdavi J, Carvalho M,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 [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08, 49 (4): 376-385.
- [5] Patchin JW, Hinduja S. Bullies move beyond the school

- yard A preliminary look at cyberbullying [J]. Youth Violence Juvenile Justice, 2006, 4 (2): 148-169.
- [6] Belsey B. The define of cyberbullying [OL]. (2009-1-13) [2009-12-30] Http://www.cyberbullying.ca.
- [7] Beale A, Hall K. Cyberbullying: What school administrators (and parents) can do [J]. Learning Houses, 2007, 8: 8-12.
- [8] Kraft E. Cyberbullying: A worldwide trend of misusing technology to harass others [C]. Internet Society II Advances in Education, Commerce & Governance, 2006, 36: 155-166.
- [9] Li Q. New bottle but old wine: A research of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J]. Comput Hum an Behav, 2007, 23: 1777-1791.
- [10] Beran T, Li Q. Cyberharassment: A new method for an old behavior [J]. J Educ Comput Res, 2005, 32 (3): 265-277.
- [11] Arıca T, Siyahhan S, Uzunhasanoglu A, et al Cyberbullying among Turkish adolescents [J]. Cyberpsychol Behav, 2008, 11 (3): 253-261.
- [12] Hinduja S, Patchin JW. Offline consequences of online victimization: School violence and delinquency [J]. J School Violence, 2007, 6: 89-112.
- [13] Raskauskas J, Stoltz AD. Involv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J]. Dev Psychol, 2007, 43: 564-575.
- [14] Kowalski R, Limber SP. Electronic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 J Adolesc Health, 2007, 41 (6): 22-30.
- [15] Juvonen J, Gross EF. Extending the school ground? Bullying experiences in cyberspace [J]. J School Health, 2008, 78 (9): 496-505.
- [16] Škbnje R, Smith PK. Cyberbullying: Another main type of bullying [J]. Scand J Psychol, 2008, 49 (2): 147-154.
- [17] McGuinness TM. Dispelling the myths of bullying [J]. J Psychosoc Nurs, 2007, 45: 19-22.
- [18] Ybarra M, Mitchell KJ. Youth engaging in online harassment: Associations with caregiver-child relationships, Internet use, and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J]. J Adolesc, 2004, 27: 319-336.
- [19] 盖晓松, 方富熹. 我国校园欺负的现状与对策 [J]. 东北师大学报, 2003, 4: 136-141.
- [20] Didden R, Schole RH, Korzilius H, et al Cyberbullying among students with intellectual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in special education settings [J]. Dev Neurorehabil, 2009, 12 (3): 146-151.
- [21] Willard NE. The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of school officials in responding to cyberbullying [J]. J Adolesc Health, 2007, 41: S64-65.
- [22] Lyszicki JM, McCaffree MA, Robinson CB, et al Childhood Bullying: Implications for Physicians [J]. Am Fam Physician, 2004, 70 (9): 1723-1728.
- [23] Smith PK, Morita Y, Junger-Tas J, et al The Nature of school bullying: 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M]. London: Routledge, 1999: 28-48.
- [24] Winstok Z.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intention to react to aggressive action at home and in the workplace [J]. Aggress Behav, 2006, 32 (5): 433-441.
- [25] Kumpulainen K, Rasanen E, Henttonen I, et al Bullying and psychiatric symptoms among elementary school-age children [J]. Child Abuse Neglect, 1998, 22: 705-717.
- [26] Crick NR, Grotpeter JK. Relational aggression, gender,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J]. Child Dev, 1995, 66: 710-722.
- [27] Crick N, Casas J, Ku H. Relational and Physical Forms of Peer Victimization in Preschool [J]. Dev Psychol, 1999, 35 (2): 376-385.
- [28] 张文新, 王益文, 鞠玉翠, 等. 儿童欺负行为的类型及其相关因素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1, 1: 12-17.
- [29] Li Q. Cyberbullying in schools: A research of gender differences [J]. School Psychol Int, 2006, 27: 157-170.
- [30] 蔡春风, 周宗奎. 童年中期儿童受欺负地位稳定性与社会能力的关系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9, 2: 21-27.
- [31] Monks CP, Smith PK, Naylor P, et al Bullying in different contexts: Commonalities, differences and the role of theory [J]. Aggress Violent Behav, 2009, 14: 146-156.
- [32] Smith PK, Madsen K, Moody JW. What causes the age decline in reports of being bullied in school? Toward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risks of being bullied [J]. Educ Res, 1999, 41: 267-285.
- [33] 李永鑫, 聂光辉. 工作场所欺负的风险因素及消极影响 [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 23 (3): 209-212.

编辑: 靖华

2010-01-05 收稿, 2010-04-19 录用